

我一直提醒自己规避谈论或者深度谈论那些自己敏感的食物,比如粽子、煎饼、糕点等等这类曾被我视为奢侈的食物。坦白地说,谈论这类食物会触及我的“身世”,我的灵魂。常常让我陷入痛苦的回忆之中,不能自己。最近友人老鸟偏偏就叫我写一篇关于粽子的文字,并交代一定要写。“一定”含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支持一下他策划的这个活动,帮他“站站台”,还有一层意思是不会让我白写。我犹疑很久一直没有动笔。不是犹疑该不该“站台”,也不是犹疑会不会白写,而是不想谈论这些对我来说属于敏感的食物。平常吃了就吃了,没有必要揭开这些扫兴的话题。此外,我还迟疑我写粽子的“资格”,即我到底有没有“资格”写粽子。粽子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写的,写粽子是需要“资格”的。老鸟呀老鸟,你这是为难我了。

我自小在桂西北大石山区长大,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山深弄里的孩子。小时候我在家乡见到最大的水面是池塘,以致于我以为世界上所有的水面都是池塘。上初中后,我第一次来到公社所在地,第一次见到奔流不息的紅水河,情不自禁地感叹道,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深这么长的池塘。参加工作后去到北海,第一次见到大海又感叹道,哇!世界上还有这么宽阔的一望无际的池塘。

我家乡那个屯,叫玉纳屯。“纳”在壮话里是“水田”的意思,可整个屯子地里长的全是玉米和红薯。玉米和红薯,是我小时候的主食。当年我在村校读书要自带伙食,自个在学校饭堂蒸饭吃。我当时一个星期的饮食指标是3斤玉米粉,3斤红苕薯。六天时间里要么三天吃玉米饭,三天吃红苕薯;要么午餐吃玉米饭,晚餐吃红苕薯。通常我选择的是后者。这在今天看来,是一种养生的饮食,据说现在高校和科研单位,只有教授专家才有资格吃红苕薯,其他人只能老老实实吃米饭、吃馒头、吃面包。可那时候正在长身体的我,哪知道什么养生,我只知道饥饿,要命的饥饿。夜里自习回到宿舍,躺倒床上,偶有两三个同学吃着晚餐剩下的饭菜(多数时候是多蒸了一盒饭),整个宿舍五十多个同学就跟着他们吞咽口水。吞咽口水的声音,比吞咽食物的声音还响亮。第二天起床做早操时,感觉喉咙隐隐作痛,以为生了什么病,殊不知那是昨夜吞咽口水过度的后遗症。那两三个有“夜宵”吃的同学,父母都不是干部,也不是工人,他们的父亲是道公师公,就是专门做法事的那种道士。以致有一次语文老师布置作文题《我的理想》,我曾毫不犹豫地写道,我的理想是当一名道士,这样我的家庭每天就有吃不完的玉米干饭和猪头皮。

小时候,粽子这类奢侈的食物,只有在春节的时候才能见到,如同猪肉只有在重大节日里



才能吃到。平曰里包粽子,不只是浪费,而是犯罪。只有一年一度的春节到了,才具备包粽子的理由或者依据,相当于那些年头只有到了法定年龄才能生小孩一样。

春节到了,水稻地区的人开始包粽子,我们大石山区的人终于也包起粽子。不同的是,水稻地区包的是糯米粽子。我们都知道,糯米粽子才是真正的粽子。而我们包的是苞谷粽,也叫玉米粽。就是苞谷粽,也是有区别的。普通人人家包的是普通苞谷粽,家境稍好一点的人家包的是糯玉米粽。再殷实一点的家庭包的是黑豆苞谷粽,即用泡过水的黑豆和糯玉米一起包。煮熟的黑豆苞谷粽,剥开后看上去斑斑点点,像一只花豹的皮。偶有两三户人家也包真正的粽子,不过不是糯米粽子,是普通的大米粽子。大米是私下从公社粮所买到的“三号米”(一种陈年旧大米)。绝大多数人家,包的是苞谷粽。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苞谷粽是不可以和水稻地区的糯米粽相提并论的。但是,只要是粽子,只要春节能吃上粽子,只要能感觉到日子就是个结结实实的粽子,那么包粽子、吃粽子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至于是什么粽子无关紧要。

除夕之夜吃过年夜饭后,全屯人开始包粽子,我们家也不例外。那是一个温馨的时光,真正的春节时光。我们姐弟仨围坐在母亲两边,看上去是协助母亲,给母亲打下手,其实是凑热闹。母亲套着围裙,端坐在火塘前。她的膝盖上搁着一只簸箕。簸箕里摆着洗净并已浸泡过的“箬叶”,也叫“斗笠叶”,就是包粽子的叶子,简称粽叶。“箬叶”本来是用来包糯米粽子的,我们却用来包苞谷粽(确实有些浪费,苞谷粽本应用芭蕉叶包)。母亲拿起两张粽叶,重叠摊平在

掌面,将拌过水的玉米粉团抓到叶面上,然后均匀地将粽叶拢起来。先拢两边,后拢两头。再用比平常针线活用的线粗的布线,一圈一圈地捆绑。不到几分钟,一只苞谷粽就包好了。母亲脚边还搁着一只小碗,碗里是切成小块的猪脖子肉,腌了盐巴,拌了山姜末,散发着节日的香味。不是每只粽子,都夹有这么一小块腌了盐巴拌了山姜末的猪脖子肉。夹有这么一小块腌了盐巴拌了山姜末的猪脖子肉,便是苞谷粽的升级版。苞谷粽的升级版有特殊符号,母亲用布线在上面打了一个圆结。升级版的苞谷粽,在大年初二那天带去外婆家。家里来了贵客,也会用上。包好了的粽子放到大锅里去煮,通常要煮一宿,煮到大年初一的早晨,这期间需要加火、看火、添水。而这正是除夕之夜的守夜方式,除夕之夜我们是在火塘边度过的,温暖而惬意。更令人开心的是,包粽子的这段时间,父亲不会责骂我们,这也是父亲休假回家期间唯一不责骂我们的时候。我们始终弄不明白父亲为何储存那么多的火气,一见到我们就发火就责骂。我们顶多顽皮一些罢了,再说哪个小孩不顽皮呢!有时候我们还想想,父亲不是在公社工作吗,春节回家为何不拿点大米来包粽子?大米不拿回来就算了,态度还这么恶劣。然而彼时,我们心里只会感激母亲,因为母亲营造了这么一个温馨的氛围,才浇灭了父亲的火气,才换来了我们的快乐时光。

母亲还会给我们包另外一种粽子——鸡血粽,那是我们姐弟仨从县城回老家的时候。

暑假一放,我们姐弟仨从县城出发,坐着班车或者“三马仔”来到红水河边一处码头,再坐上机帆船渡向对岸。船靠岸后,沿着倾斜的石

板路爬上街头,徒步朝着一块巨大的语录牌方向往前赶。途经十余个垌场(自然屯),耗时四个小时之后,终于回到那个玉纳屯,终于见到日思夜想的母亲。

母亲不是想见就能见到,母亲要在天黑以后才能见到。整个白天母亲不是在地里锄草,就是在山上打柴。母亲似乎预感她的儿女们今天回来,笼子里早就养住一只鸡。

屋外传来一声柴火从背上卸到地下的沉重的响动,那是母亲回来的信号。

母亲进到厨房时,一只手上已拎着笼子里的那只鸡。

昏暗的灯影里,母亲的头发有些凌乱,发梢上粘着树叶。我们约好了似地齐声叫道“妈!”母亲咧开嘴笑着,逐个亲昵地摸了摸我们的脸颊,确认我们胖了还是瘦了。

鸡在锅里煮的时候,母亲在给我们包粽子。母亲将半碗鸡血和半碗玉米面搅合,然后用芭蕉叶包成一只粽子,一只小粽子。这只拌着鸡血的粽子,母亲把它叫做“黑粽”。可是这样的粽子,我在与同学交谈时却羞于说出来。我觉得它根本就不是粽子,它只是母亲的一个发明创造。母亲是在用一种独特的样式,竭尽她的所能,让我们姐弟仨与外面的人平起平坐。

……后来啊,我走出大山,走出玉纳屯,来到县城工作,终于吃上真正的粽子——糯米粽子。吃上闻名八桂的“都安黑粽”,包括“安阳专业队黑粽”“高岭外婆家黑粽”等等。到市里工作后,又吃到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们包的“寿源粽”——一种三角形的粽子,这种“三角粽”小巧玲珑,造型优美,看上去就像是一件工艺品,不忍心剥开叶子把它吃掉。

如今,我在餐馆点餐的时候,偶尔还问服务员,有苞谷粽吗?这是一种本能的设问,相当于自言自语。服务员先是一愣,然后摇了摇头,没听说过,我们这里只有大米粽、黑粽。

每年清明节,我们在母亲坟头供奉的祭品中,总少不了粽子,是那种所谓正宗的糯米粽子。我很想包一只苞谷粽回报母亲,然而我却不知道怎么包,弟弟不知道怎么包,姐姐也不知道怎么包,我们姐弟仨都不知道怎么包母亲那种苞谷粽。母亲走后带走的还有很多很多,包括带走我们姐弟仨呼叫了几十年的这个词。这个词开始是随叫随应,然后是一叫一次少一次,最后是怎么呼唤再也不应答了。这个词不会失而复得,这个词叫“妈妈”……

【作家简介】红日,本名潘红日,中国作协会员,主要作品有《述职报告》《驻村笔记》《请君入席》等。曾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第七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广西文艺山花奖创新奖等。



不堪重负的衣柜再次折断了杆。拉开柜门,各类衣物哗啦啦泄了一地。

我是购物狂,又懒。因不喜叠衣,装修的时候我把家里所有衣柜都设计成了上下两层,除了挂杆,再无隔层。这已经是三年来第五次遭遇同样的事件了。能咋办?断舍离啊。

我找出一个编织袋,认命地开始收拾。这件吊牌没拆,还能再放放;那件穿过旧的,扔。

随着衣柜渐空,渐显出可容人的空间,思绪一下飘忽了起来。

我小的时候,家里曾有过一个一米来高的杉木衣柜。原木色,被桐油抹得锃亮。

那是父母结婚时,父亲亲手做的。或许是因为贫穷,那个年代多面手频出,种地的会打铁,吃皇粮的会修电器,教书的会做木匠。

父亲做的衣柜不大,宽一米,分两边开。一边是层层隔板,用于放置全家的棉被褥毯;另一边是直通的柜身,柜门上嵌块长镜,镜子的边缘印着大大的囍字以及一些花红草绿的纹样。通常,直通的这边用于叠放衣物,但数量寥寥。其余的不是在身上,就是洗了晾在外面。于是乎这空荡荡的半边衣柜成了我们这些孩子玩捉迷藏时的至爱之选。

那时我们家刚搬到县城,父母是双职工,很多农村的亲戚都把孩子送到我们家里走读。最多的时候,一开饭,桌上张着九张嘴。热闹是真热闹,穷也是真的穷。

穷开心的我们乐此不疲地在家玩着捉迷藏。明明每次都会被找到,却依然固执地爬进那逼仄的空间,用一块毯子罩住自己,屏着呼吸,既兴奋又紧张地猜测,自己的

伪装是会被看破还是错过。

那简陋的木制衣柜,藏纳了我的童年,以及许多心事。当时父母都在学校任教,每天晚上都要到学校跟晚自习,而姐姐嫌我吵,以学习为由把自己的房间反锁,留我一人在外。不足60平方米的房子空荡得让人害怕,哪怕一阵风吹过,都能让我瑟瑟发抖,更别提突然间的停电有多么让人惊魂了。所以,大多时候我便藏进衣柜里,打着电筒或看小人书,或自说自话。小小的衣柜,给了我最大的安全感。

后来我看了一些杂书,说是用肥皂在镜子的背面画,可以伪造出裂痕。于是我翘课溜了回家,削尖了肥皂,暗戳戳地跑到衣柜里,从顶到底,在镜子背面拉了一条长长的线。

痕迹是有的,却与真实的玻璃裂隙天差地别。它歪歪扭扭,还灰不溜秋。我一照镜子,它就像条长虫,爬在我的脸上、身上。

正当我因为那条痕迹再也擦不掉而懊恼至极时,家里的门响了。我一害怕,嗖地又钻回了衣柜里。外面传来了父亲低压了声音的讲话,母亲则喊得歇斯底里。然后是水壶、杯子、椅子……摔在地上,噼里啪啦,不绝于耳。我藏在柜子里,盯着镜子背面那道肥皂痕,一言不发。最后的那天,父亲问我以后想和谁生活。母亲把自己关进房间,门一甩,震天响。我巴巴地坐在客厅,像个哑巴。

父亲走后,我爬进了衣柜。呆坐了半天,开始掉泪,渐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等母亲终于发现差点撇过气去的我,衣柜的末日——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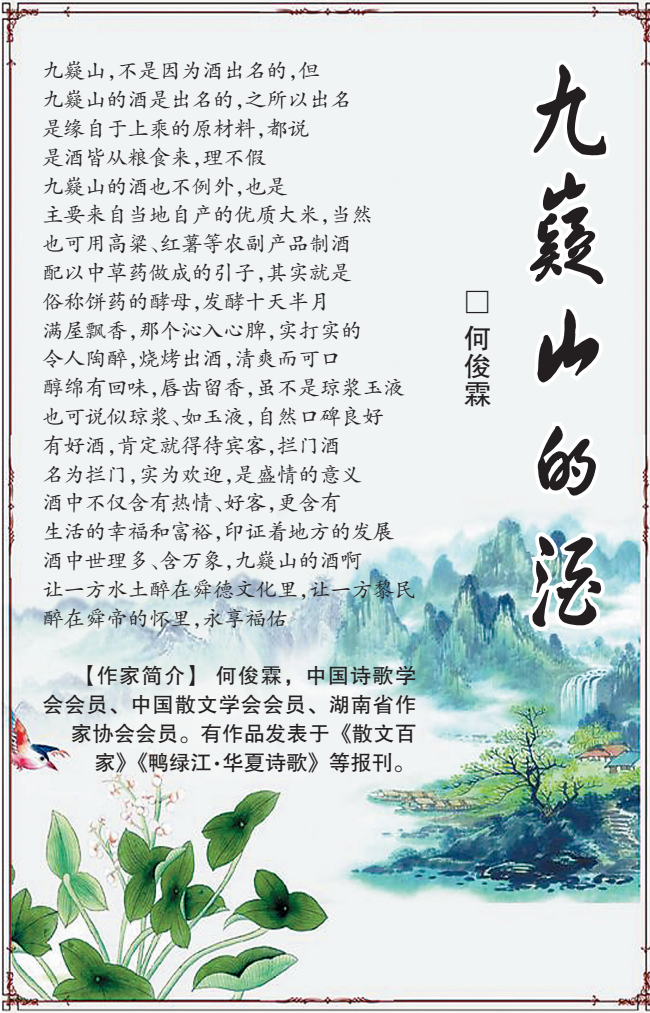
夜里,母亲清空了衣柜,喊了邻里把衣柜扛到了院中。一把火,烧了过往。

那天的火真旺,有点像我眼前乍泄的这抹红。

这件红风衣,我只穿过一次。尤记得那天,我在灰蒙蒙的阴雨中,穿着猎猎红衣,像一只要上战场的小公鸡,高昂着头在浊黄的邕江边上与前任作别。后来我再没穿过它。它被装在防尘袋里挂着,淹没在不断新增的衣物中。

我洒然一笑。这么多年过去,我还是那个孩子。伤心会藏起来。

【作家简介】胭脂砒霜,本名覃冰,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有作品发表于各大报刊。



九嶷山,不是因为酒出名的,但九嶷山的酒是出名的,之所以出名是缘自于上乘的原材料,都说酒皆从粮食来,理不假九嶷山的酒也不例外,也是主要来自当地自产的优质大米,当然也可用高粱、红薯等农副产品制酒配以中草药做成的引子,其实就是俗称饼药的酵母,发酵十天半月满屋飘香,那个沁入心脾,实打实的令人陶醉,烧烤出酒,清爽而可口醇绵有回味,唇齿留香,虽不是琼浆玉液也可说似琼浆、如玉液,自然口碑良好有好酒,肯定就得待宾客,拦门酒名为拦门,实为欢迎,是盛情的意义酒中不仅含有热情、好客,更含有生活的幸福和富裕,印证着地方的发展酒中世理多、含万象,九嶷山的酒啊让一方水土醉在舜德文化里,让一方黎民醉在舜帝的怀里,永享福佑

【作家简介】何俊霖,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发表于《散文百家》《鸭绿江·华夏诗歌》等报刊。